

# 阿蒙霍特普二世阿蒙圣舟堂的 类比重构和解读\*

郭子林\*\*

**内容提要** 根据碑铭学的研究，国王对前辈国王们的神庙石料和浮雕铭文的再用和篡用，是新王国时期的常见现象。阿蒙霍特普二世在卡尔纳克北部孟图神庙区建筑的阿蒙圣舟堂其石块被阿蒙霍特普三世再用，就是这种现象之一。阿蒙霍特普二世阿蒙圣舟堂的建筑是列柱式的，其功能则是阿蒙神的某个节日期间阿蒙圣舟停靠休息的一个中途站点，其墙壁浮雕场景是由若干个仪式场面构成的，而这些仪式又是系统而连续的。仪式场面的根本目的在于宣扬君权神授。这些判断和推论都是通过将阿蒙圣舟堂的遗迹遗物与第十八王朝其他国王所建的神庙和浮雕铭文进行类比得出的。

**关键词** 古代埃及 阿蒙霍特普二世 阿蒙圣舟堂 浮雕 铭文

新王国时期（约公元前 1550 ~ 前 1069 年）<sup>①</sup>，古埃及进入了其历史上最为鼎盛的时期，大量财富因为战争胜利和农业丰收而涌入国库，这使得国王们能够将神庙建筑推向极致，造就了卡尔纳克大神庙和阿布辛拜勒神庙这样举世无双的神庙建筑。然而，随着古埃及帝国的衰落和古埃及文明的

---

\*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项目“赴埃及考古发掘和研究项目”和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课题“宗教仪式视阈下的古埃及王权研究”的初期研究成果。

\*\* 郭子林，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① 本文涉及的古埃及历史年代参见 Ian Shaw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481 - 489.

消亡, 这些神庙也逐渐被遗弃和破坏<sup>①</sup>, 甚至“消亡”在漫漫黄沙之下<sup>②</sup>, 埃及近代工业建设更是对这些神庙造成了毁灭性破坏。<sup>③</sup> 这些都导致留存下来的神庙建筑大多残破不堪的现状。这在为考古工作和碑铭研究提出挑战的同时, 也为学者们重构历史提供了机遇。因为细观之下, 这些神庙的浮雕铭文隐藏着大量秘密——不仅蕴含着建筑者的意图, 还潜藏着浮雕铭文本身的历史。这两者都是学术研究的对象, 后者尤其更为学者们所特别关注。<sup>④</sup> 另外, 关于神庙浮雕铭文历史的研究也确实解开了很多历史谜团。<sup>⑤</sup> 同时, 这一研究也揭示出新王国时期古埃及国王在建筑神庙时的一种现象: 对前辈浮雕铭文的篡用和再用。<sup>⑥</sup> 这种碑铭学研究的第三个学术影响是, 它使得学者们可以采用类比法对新发现的或未曾得到充分研究的浮雕和铭文进行重新考量。所谓类比法就是在复原和研究残破的浮雕和铭文时, 参照

- 
- ① 罗马人统治时期 (约公元前 30—641), 埃及的基督徒对他们眼中的异教神庙 (即作为传统神祇活动中心的神庙) 发动进攻, 毁掉了神庙里面的一些壁画和铭文。基督徒对神庙浮雕和铭文的毁坏迹象今日仍保留在卡尔纳克大神庙、卢克索神庙以及埃德福神庙的墙壁上。Richard H. Wilkinson, *The Complete Temples of Ancient Egypt*,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2000, p. 29; Pierre Chuvin, *A Chronicle of the Last Pagans*, trans. by B. A. Archer,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68。
- ② 到公元 5 世纪之后, 拜占庭帝国统治下的埃及, 很多神庙已经失去了活力, 甚至有的神庙被流沙掩埋。卢克索神庙在阿拉伯人到来的时候已经基本被掩埋于黄沙之下, 所以阿拉伯人在黄沙上建起一座伊斯兰教堂。目前这座伊斯兰教堂也因年代久远而成为不可迁移的历史遗迹, 与法老埃及的神庙永远地结合在一起了。Richard H. Wilkinson, *The Complete Temples of Ancient Egypt*, p. 167. 卢克索神庙第一塔门外面的另一块方尖碑到 1838 年还有很大一部分深埋在黄沙之下。Jone Baines and Jaromír Málek, *Atlas of Ancient Egypt*, Oxford: Equinox Ltd., 1984, p. 87。
- ③ 在现代卢克索城市以南大约 15 公里的地方, 有一个古埃及人奉献给孟图神的神庙, 该神庙曾经是底比斯地区的重要神庙, 在希腊人统治时期还有新建筑物加入。19 世纪, 埃及帕夏穆罕默德·阿里将这座神庙的残骸拆除, 将石块用于建造制糖工厂。结果这座神庙永远消失了。幸运的是, 19 世纪早期的学者在神庙被拆除以前绘制了神庙和其壁画铭文的草图。Jill Kamil, *Luxor: A Guide to Ancient Thebes*, Essex: Longman Group Ltd., 1976, pp. 19–20; Richard H. Wilkinson, *The Complete Temples of Ancient Egypt*, p. 200。
- ④ Peter J. Brand, “Usurped Cartouches of Merenptah at Karnak and Luxor,” in Peter J. Brand and Louise Cooper ed., *Causing His Name to Live: Studies in Egyptian Epigraphy and History in Memory of William J. Murnane*,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9, p. 29。
- ⑤ 例如詹姆斯·艾伦就通过铭文的篡用关系, 考察清楚了阿玛尔那时代的继承关系。James P. Allen, “The Amarna Succession,” in Peter J. Brand and Louise Cooper ed., *Causing His Name to Live: Studies in Egyptian Epigraphy and History in Memory of William J. Murnane*, pp. 9–20。
- ⑥ 篡用 (usurpation) 和再用 (reuse) 意义不同, 前者强调蓄意而为, 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 都带有恶意; 后者则主要是修复和因材料短缺而没有负面目的重新使用。

同期或其他时期的相关浮雕铭文的方法。<sup>①</sup> 本文希望以碑铭学在研究浮雕铭文历史时采用的类比法为根据，在新王国时期神庙浮雕铭文篡用传统的背景下，以及西方学者的前期研究基础上，结合相关学科知识，对阿蒙霍特普二世在埃及底比斯卡尔纳克北部建立的阿蒙圣舟堂浮雕铭文，做进一步解读和研究。

## 一 关于再用和篡用传统的类比考察

在新王国时期，后代国王对前代国王的浮雕铭文的再用和篡用是常见现象。新王国第十八王朝（约公元前 1550 ~ 前 1295）第三位国王图特摩斯一世（约公元前 1504 ~ 前 1492 年在位）在卡尔纳克北部建筑了一座珍宝库，并把之前就存在于那里的神庙建筑圈进石头围墙内，其中包括一座阿蒙圣舟堂。而这座圣舟堂或许是由第十八王朝的第二位国王阿蒙霍特普一世（约公元前 1525 ~ 前 1504 年在位）在之前建造的。根据海伦·雅凯特-戈登的研究，这个珍宝库建筑群在图特摩斯一世之后被使用了很长时间。其间，埃赫那吞的追随者曾对这个建筑群进行过野蛮破坏。但埃赫那吞之后的国王，尤其第十九王朝第一位国王塞梯一世（约公元前 1294 ~ 前 1279 年在位）对其进行过修复。<sup>②</sup> 拉美西斯二世（约公元前 1279 ~ 前 1213 年在位）最终把整个图特摩斯一世珍宝库建筑群拆除，并将石块用于自己在卡尔纳克大神庙的建筑物上。<sup>③</sup> 拉美西斯二世之前的诸位国王（除埃赫那吞之外）对图特摩斯一世珍宝库的使用和修复，实际上是一种整体的重复使用。不过，这些国王在重复使用和修复这个神庙建筑群的时候也加入了自己的名字，例如珍宝库遗存里面出土了图坦卡蒙（约公元前 1336 ~ 前

① P. J. Brand, "Methods Used in Restoring Reliefs Vandalized During the Amarna Period," *Göttinger Miszellen: Beiträge zur ägyptologische Diskussion* 170, 1999, pp. 37 - 48. 这篇文章以阿玛尔那时期的残损浮雕的修复为例，从技术层面阐述了浮雕修复的方法。

② Helen Jacquet-Gordon, "The Festival on which Amun Went out to the Treasury," in Peter J. Brand and Louise Cooper ed., *Causing His Name to Live: Studies in Egyptian Epigraphy and History in Memory of William J. Murnane*,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9, pp. 121 - 123.

③ J. Jacquet, *Karnak-Nord VII. Le Trésor de Thoutmosis I<sup>er</sup>. Installations antérieures au monument*. Fouilles de l'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du Caire 36, fasc. 1, Cairo: L'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1994, p. 150.

1327 年在位) 的卡图什和塞梯一世的卡图什, 而塞梯一世的名字明显是在一个已经擦掉了名字的卡图什里面铭刻的。这些国王或许是出于石头材料的不足和对传统神庙及其先祖的尊重而对图特摩斯一世珍宝库建筑群采取了重复使用的方式。第十九王朝的国王拉美西斯二世则采取了篡夺使用的方式。

第十八王朝后代国王重复使用前代国王建筑物石块的现象并非孤例。20 世纪 40 年代, 开罗法国研究所在考古学家亚历山大·法里拉 (Alexandre Varille, 1909 ~ 1951) 在清理卡尔纳克北部孟图神庙的地基时, 发现了大量再次使用的石块。经研究, 他认为这些石块原本是第十八王朝国王阿蒙霍特普二世 (约公元前 1427 ~ 前 1400 年) 修筑神庙的时候使用的, 后来被阿蒙霍特普二世的孙子国王阿蒙霍特普三世 (约公元前 1390 ~ 前 1352 年) 在修复和扩建卡尔纳克北部的孟图神庙区时重新使用。<sup>①</sup> 法里拉只发表了少量石块。<sup>②</sup> 阿蒙霍特普三世正是埃及第十八王朝时代最为鼎盛的阶段, 国王大兴土木, 尤其在卡尔纳克大神庙和卡尔纳克北部修复了前辈国王们的很多神庙, 并重建和扩建了很多庙宇。其中, 卡尔纳克北部的孟图神庙区就是阿蒙霍特普三世时期建成的。该建筑基本建于阿蒙霍特普二世所建神庙的旧址上, 并原封不动地采用了阿蒙霍特普二世所建神庙的基本结构、建筑材料以及浮雕铭文。但这基本上是因为空间和时间紧张, 以及石料的短缺等原因促成的重复使用, 不存在恶意的蓄意替代。

为宣传她的合法统治, 第十八王朝女王哈特舍普苏特 (约公元前 1473 ~ 前 1458 年在位) 时常在卡尔纳克大神庙和戴尔·巴哈里葬祭庙的浮雕和铭文中将自己装扮为男性国王。然而, 在她去世以后, 她的名字便被铲除, 她的浮雕和铭文便被篡用。<sup>③</sup> 这显然是蓄意而为, 旨在消除一位打破了埃及男权社会传统的女性国王的影响, 具有“除名毁誉”的意义。此外,

① Charles C. Van Siclen III, "Amenhotep II's Bark Chapel for Amun at North Karnak," *Bulletin de l'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86, 1986, p. 353.

② Centre Franco-égyptien d'étude des temples de Karnak, *Cahiers de Karnak*, Vol. 1, Cairo: Imprimerie de l'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1943, p. 16.

③ Epigraphic Survey, *Reliefs and Inscriptions from Luxor Temple*, Vol. 1: *The Festival Procession of Opet in the Colonnade Hall*, Chicago: The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94, passim.

在卢克索神庙柱廊大厅里面，第十八王朝末代国王赫列姆赫布（约公元前1323～前1295年在位）篡用了他前辈国王图坦卡蒙的浮雕。<sup>①</sup> 赫列姆赫布本来是图坦卡蒙国王的重臣，继图坦卡蒙国王的另一位重臣阿伊（约公元前1327～前1323年在位）之后当上国王。即使赫列姆赫布仅仅是出于材料的短缺和时间、空间的紧张而再次使用了图坦卡蒙国王的浮雕，也是大不敬的做法，称其篡用前辈国王的浮雕并无不可。

在第十九王朝时期（约公元前1295～前1186年），国王篡用前辈铭文的现象更为常见。第十八王朝末代国王赫列姆赫布在卡尔纳克大神庙第二塔门的墙壁上铭刻有自己的雕像，但第十九王朝第一位国王拉美西斯一世（约公元前1295～前1294年在位）将其篡用为自己的浮雕。<sup>②</sup> 赫列姆赫布没有将王位传递给自己的儿子，而是将其传给（因为没有发现王位争夺的痕迹）自己的将军，即第十九王朝的创建者拉美西斯一世。但这并不能给予拉美西斯一世占用赫列姆赫布浮雕的理由。于是，碑铭学家将拉美西斯一世这种不光彩的做法称为篡夺。或许正是拉美西斯一世做出的不良示范，致使他之后的国王纷纷效仿此举。拉美西斯二世在这方面做得更为彻底，他在卡尔纳克大神庙第二塔门<sup>③</sup>和多柱大厅<sup>④</sup>篡用了他的三个前辈（赫列姆赫布、拉美西斯一世、塞梯一世）的浮雕。拉美西斯六世（约公元前1143～前1136年在位）在卡尔纳克多柱大厅<sup>⑤</sup>和

- 
- ① Epigraphic Survey, *Reliefs and Inscriptions from Luxor Temple*, Vol. 2: *The Façade, Portal, Upper Register Scenes, Columns, Marginalia and Statuary in the Colonnade Hall*, Chicago: The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98, passim.
- ② K. C. Seele, *The Coregency of Ramses II with Seti I and the Date of the Great Hypostyle Hall at Karna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0, pp. 7–8 and Figs. 1–2.
- ③ K. C. Seele, *The Coregency of Ramses II with Seti I and the Date of the Great Hypostyle Hall at Karnak*, pp. 7–8; W. J. Murnane, “Ramesses I and the Building of the Great Hypostyle Hall at Karnak Revisited,” *Varia Aegyptiaca* 10, 1995, pp. 163–168; W. J. Murnane and P. J. Brand, “The Karnak Hypostyle Hall Project (1992–2002),” *Annales du Service des Antiquités de l’Égypte* 78, 2004, pp. 100–101.
- ④ W. J. Murnane, “The Earlier Reign of Ramesses II and his Coregency with Sety I,” *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34, 1975, pp. 180–183; P. J. Brand, *The Monuments of Seti I: Epigraphic, Historical and Art Historical Analysis*, Leiden: E. J. Brill, 2000, pp. 193–196.
- ⑤ W. J. Murnane and P. J. Brand, “The Karnak Hypostyle Hall Project (1992–2002),” *Annales du Service des Antiquités de l’Égypte*, 78, 2004, pp. 106–107 and Figs. 12 A–B.

其他地方<sup>①</sup>篡用了其前辈国王拉美西斯四世 (约公元前 1153 ~ 前 1147 年在位) 的浮雕。

可以确认的是, 浮雕和铭文的重复和篡夺使用的情况表明该做法实际只针对石制材料。当然, 并非所有的石料都适合再次使用。诸如花岗岩这样坚硬的石头就不太适合多次擦除并重新铭刻文字, 从而也就没有成为重复和篡夺使用的对象; 而那些比较松软的石灰石和砂石则常被用于此类情况。<sup>②</sup> 正如皮特·J. 布兰德所言: “足够的痕迹使我们发现了石灰石和砂石纪念物上一系列被篡用的墙浮雕的最初作者。”<sup>③</sup>

不过, 古埃及新王国时期后代国王对前辈国王们的建筑物石料和浮雕铭文的重复和篡夺使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空间和材料的不足。这是由古埃及地理地貌结构和本土石头资源的相对不足造成的。埃及地理位置和主体国土面积自古以来没有多大变化。目前来看, 埃及国土面积约为 1002000 平方公里, 南北距离约为 1055 公里, 东西相距约为 1250 公里。埃及 96.3% 的土地是荒无人烟的沙漠, 只有大约 3.6% 的土地适于农业耕种。尼罗河自南向北穿越整个埃及, 形成埃及国土的中心地带。尼罗河谷和三角洲以及法尤姆和其他几个小绿洲是主要农业生产、生活和居住区域。尼罗河两岸之间适于生活和居住的区域是很有限的: 东部沙漠多山, 西部沙漠稍显平坦, 但缺乏用于建筑神庙的优质石材。埃及的主要建筑石材都源自埃及南部的阿斯旺地区, 阿斯旺距离卢克索 (古代底比斯) 几百公里。<sup>④</sup> 对于埃及

- 
- ① 例如至圣所庭院内部的边缘文本 (B. Porter, R. L. Moss et al., *Topographical Bibliography of Ancient Egyptian Hieroglyphic Texts, Reliefs and Paintings*, Oxford: Griffith Institute, 1970, Vol. II<sup>2</sup>, p. 132 [490]; K. A. Kitchen, *Rameside Inscriptions, Historical and Biographical*, Oxford: Blackwell, 1986, Vol. IV, pp. 40–42) 和图特摩斯一世方尖碑上的铭文 (B. Porter, R. L. Moss et al., *Topographical Bibliography of Ancient Egyptian Hieroglyphic Texts, Reliefs and Paintings*, Vol. II<sup>2</sup>, p. 75 [D]; K. A. Kitchen, *Rameside Inscriptions, Historical and Biographical*, Vol. IV, pp. 31–32)。参见 K. A. Kitchen, “the Twentieth Dynasty Revisited,”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68, 1982, p. 122; A. J. Peden, *The Reign of Ramesses IV*, Warminster: Aris & Phillips, 1994, p. 38。
- ② P. J. Brand, “Methods used in Restoring Reliefs Vandalized during the Amarna Period,” *Göttinger Miszellen: Beiträge zur ägyptologische Diskussion* 170, 1999, pp. 37–48。
- ③ Peter J. Brand, “Usurped Cartouches of Merenptah at Karnak and Luxor,” p. 29。
- ④ Jason Thompson, *A History of Egypt: from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Cairo: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of Cairo Press, 2008, p. 1; Wendy Christensen, *Empire of Ancient Egypt*, New York: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2009, p. 131,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resources/the-world-factbook/geos/eg.html>。

人来讲，这样的地理地貌决定了他们不能将过多的土地用于建筑神庙，也使得他们不容易源源不断地获得大量石材，更何况从阿斯旺地区长途运输石头到底比斯，是要受到节令（尼罗河泛滥季节，才便于石材的运输）和劳动力限制的。

新王国时期国王对其前辈国王们的浮雕和铭文的篡用还有另一重要原因，那便是“除名毁誉”。古埃及人认为人能够在今世和来世生存必须具备几个方面的因素，它们分别是身体、影子、名字、心（思想和记忆之地）、卡（生命力）、巴（人性）和阿克（重生者）。其中，名字对于一个人在今生和来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sup>①</sup> 而将一个人的名字消除，他将无法在来世生存，这是对死者最大的惩罚和报复。如前所述，女王哈特舍普苏特去世以后，她的名字被人从神庙墙壁上铲除，便是这种报复的最佳明证。皮特·J·布兰德通过对卡尔纳克和卢克索神庙墙壁和立柱上面铭刻的国王名字的近距离观察和研究发现，一些篡用者的名字下面还有较早期统治者的名字痕迹。据此，他对这两个神庙中的部分纪念物上的名字进行了分析，发现第十九王朝国王美楞普塔（约公元前1213～前1203年在位）曾在底比斯纪念物上添加边缘装饰和边缘文本，他的后代阿蒙美塞斯（约公元前1203～前1200年在位）和塞梯二世（约公元前1200～前1194年在位）则分别对它们进行擦拭和篡用。这些工程都不是以零碎的或无意的方式进行的，而是一种综合性的、蓄意而为的“除名毁誉”。不过在卢克索神庙，仍有一些边缘文本没有得到阿蒙美塞斯和塞梯二世的重视，从而逃过了“劫难”，得以留存下来。美楞普塔的肖像不是这些除名毁誉行动的目标，他的卡图什几乎很少被阿蒙美塞斯篡用。在卡尔纳克大神庙至圣所庭院内部，阿蒙美塞斯也曾对美楞普塔的茶图什进行擦除。这个活动进行了一段时间，因为阿蒙美塞斯短暂统治的结束而最终停止。在卢克索神庙拉美西斯庭院内部，美楞普塔铭刻的边缘文本则被彻底消除，这说明篡用的真正动机应该是除名毁誉。王子塞梯和他父亲美楞普塔名字都被删除，也证明阿蒙美塞斯是这个系统除名毁誉的始作俑者。<sup>②</sup>

① James P. Allen, *Middle Egyptia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anguage and Culture of Hieroglyph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99 - 101.

② Peter J. Brand, "Usurped Cartouches of Merenptah at Karnak and Luxor," pp. 47 - 48.

## 二 对阿蒙圣舟堂的类比重构

阿蒙霍特普二世所建阿蒙圣舟堂浮雕和铭文的重复使用就是在新王国时期浮雕铭文重复和篡夺使用的背景下进行的。也可以说,阿蒙霍特普三世的这一做法仅是遵循了新王国建筑石材被再次使用的惯常做法,既不是史无前例,也非后无来者。法国考古学家亚历山大·法里拉(Alexandre Varille, 1909—1951)在 20 世纪 40 年代注意到这种现象<sup>①</sup>,恐怕不仅是建立在本人的考古发现,也是与之前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碑铭调查项目进行比较的结果。<sup>②</sup>当然,他的发现为后来学者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机遇。

在第一个建筑阶段的北部孟图神庙的地基里面和周围,亚历山大·法里拉发现了大约 150 块大石块和很多小石块,他认为它们都源自阿蒙霍特普二世的建筑物。他曾经对此进行拍照和记录,将很多信息留存于缩微胶卷里面。他认为根据这些石块,至少可以构建出 4 个建筑物:阿蒙圣舟堂、孟图圣舟堂、储藏香的仓库、一处宫殿,此外可能还有献给女神玛阿特的神庙遗存。这些建筑物里面最重要和最能在纸上重构出来的是阿蒙霍特普二世建筑的阿蒙圣舟堂。但是,他没有将所有石块发表出来。

法国学者查理斯·冯·塞克伦三世(Charles van Siclen III)在 1984 年冬季用一个月的时间进行了实地考察和记录,但没有发现亚历山大·法里拉记录的所有石块。这或许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石块已经不见了。查理斯对自己发现的每块石头按照 1:10 的比例绘制草图,正反两面分别绘制同一块石头的两面。接下来,他又用一个月的时间,将草图拼接组合起来,形成若干大草图,同时把那些在地基里面的部分或看不见的石块用点画法

① Charles C. Van Siclen III, "Amenhotep II's Bark Chapel for Amun at North Karnak," *Bulletin de l'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86, 1986, p. 353.

② 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在卢克索地区的碑铭调查项目自 20 世纪初开始,开展了几十年,到 20 世纪 90 年代,陆续出版了四卷本的《卡尔纳克浮雕和铭文》、两卷本的《卢克索神庙浮雕和铭文》、八卷本的《美迪奈特·哈布浮雕和铭文》以及两卷本的《孔苏神庙浮雕和铭文》等考古报告。这些考古报告非常翔实地记录了拉美西斯三世在卡尔纳克大神庙和美迪奈特·哈布建筑的神庙浮雕铭文,也记载了卢克索神庙至圣所和孔苏神庙内部的浮雕和铭文以及神庙结构等。这些成果是学界研究卢克索地区神庙的基础材料。

标识出来。<sup>①</sup>

他根据自己对这些草图的研究，对阿蒙霍特普二世建筑的这个神庙的结构、功用和其反映的历史进行了重构。首先，他认为重构之后可以发现，阿蒙霍特普二世建筑的神庙是列柱式的，面积大约为 15.3 乘以 18.5 米；核心建筑物是一个单独的房间，内部面积是 7.5 米乘以 10.6 米；房间中由两行各两个十六边的圆柱将内部分为三道走廊，圆柱支撑着过梁。过梁的前部起到壁柱的作用，后面部分与墙壁结合起来。不过，这座小神庙应该附属一个较早期的、目前已经遗失了的建筑物的附属建筑：建筑物后部拐角处存在连续的隆突和凹弧，内门向外开，后墙外侧经过处理但未加装饰，而且这道墙没有隆突和凹弧。栏杆遗存和大量立柱碎片表明当时外部还有柱廊。<sup>②</sup> 查理斯之所以能够根据若干石块就可以对这个神庙的基本结构做出推断，一方面是对这些石块的排列布局有一个基本认识，另外则是与同时期或相关时期古埃及神庙建筑进行类比。新王国时期的神庙建筑基本上都是采取列柱式建筑，这在卡尔纳克大神庙和卢克索神庙以及卢克索尼罗河西岸的若干神庙建筑中可以展现得很清楚。<sup>③</sup>

其次，查理斯根据石块浮雕铭文重构图的内容对这个建筑物的功用进行了推断。阿蒙霍特普二世所建的这个建筑物的各种立柱、圆柱、壁柱、过梁、门道和墙面都装饰着浮雕或铭文，或者是彩色的凸雕，或者是单彩黄色的凹雕。他按照浮雕内容重构了 20 幅主墙浮雕和 6 幅小浮雕（在门侧柱或壁柱上面）。同时，他也强调了自己重构这些场面及其顺序的根据，即“第十八王朝中期的标准化的装饰场景和文本”。<sup>④</sup> 也就是说，查理斯参照的是阿蒙霍特普二世之前古埃及神庙建筑物上的类似场景和文本。实际上，这些场景和文本在阿蒙霍特普二世之后的神庙墙壁上也大量存在。例如，

① Charles C. Van Siclen III, "Amenhotep II's Bark Chapel for Amun at North Karnak," pp. 353 - 354.

② Charles C. Van Siclen III, "Amenhotep II's Bark Chapel for Amun at North Karnak," pp. 354 - 355.

③ Nigel and Helen Strudwick, *Thebes in Egypt: A Guide to the Tombs and Temples of Ancient Luxor*,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53, 55, 68, 89; W. Stevenson Smith, *The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Ancient Egypt*,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28, 130, 155.

④ Charles C. Van Siclen III, "Amenhotep II's Bark Chapel for Amun at North Karnak," p. 354.

拉美西斯三世 (约公元前 1184 ~ 前 1153 年) 在卡尔纳克大神庙里面描绘的浮雕就体现了国王接受神祇赐予生命的典型场景。<sup>①</sup>

查理斯指出, 这些场景包括国王单独站立、神拥抱国王、国王向阿蒙神奉献各种祭品、神带领国王进入神庙、阿蒙神为国王加冕、国王从神那里接受各种赐予物 (例如阿蒙给予其生命、哈托尔给予其护身符, 塞莎特女神授予其统治年鉴或记录、托特神确定其统治年份)。当然, 阿蒙霍特普二世所建的建筑物内部最重要的场景也反映该建筑物的功能。其中两面侧墙的内景描绘的内容基本一致, 都是阿蒙霍特普二世把动物牺牲奉献给坐落在石台上的阿蒙圣舟。圣舟是前阿玛尔那时代的典型结构, 一排公羊头的阿蒙形象站在船尾, 祭品放在船头。这两个场面表明这个礼拜堂的功能是存放和祭拜阿蒙圣舟的礼拜堂。

此外, 查理斯也通过文本解释来说明礼拜堂的用途。第 18 个场景的铭文说“当他从他的神庙向南方首领的珍宝库前进的时候, ……在他的节日游行队伍中”(象形文字转译为 *m ebw. f < n > prt < r- > ea < uft > uja. f < m > ewt-ncr r pr-ej n tp-rsy*)。查理斯进而把这句话与图特摩斯三世石碑上的一段文字进行比较, 这段文字是“而且, 在他的 (阿蒙的) 每个节日神圣入场那天, 他都到南方首领的国库去”(象形文字转译为 *erw n saq ncr n ebw. f nbw n grt rmt, uft uja. f r pr-ej n tp-rsy*)。<sup>②</sup> 通过比较, 查理斯认为阿蒙霍特普二世建造的这个特殊建筑物是位于阿蒙神庙与卡尔纳克北部国库之间一条特殊游行队伍路线上的一个小站点。<sup>③</sup>

实际上, 查理斯这里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 还不仅仅是以这两处铭文的比较为基础, 其背后还参照了更广泛的内容。这其中包括新王国时期底比斯每年举行的两个重要节日: 欧派特节日和美丽的河谷节日。欧派特节日是卡尔纳克的阿蒙神、穆特神和孔苏神造访南部的卢克索神庙的活动, 具有更新王权和国王个人体力的作用; 美丽的河谷节日最初只是国王到底比斯西岸前辈国王的葬祭庙祭拜祖先的一种活动, 后来发展为每年举行的

① Epigraphic Survey, *Reliefs and Inscriptions at Karnak Temple*, Vol. 1, Chicago: The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36, plate 16.

② K. Sethe and W. Helck, *Urkunden des ägyptischen Altertums IV, Urkunden der 18. Dynastie*, Leipzig und Berlin: Akademie-Verlag, 1907, p. 756: 10-11.

③ Charles C. Van Siclen III, "Amenhotep II's Bark Chapel for Amun at North Karnak," p. 356.

国家性重要节日，其目的是让阿蒙神到底比斯西岸的各个神庙或葬祭庙访问其他神祇，也具有了国王借以实现体力和权力更新的意义。其实，据统计，新王国时期，底比斯地区每年大约举行 60 个节日，其中欧派特节日和美丽的河谷节日最为重要。在这两个节日举行期间，国王要作为唯一可以与神交流的首席祭司组织游行队伍。<sup>①</sup> 这种特殊游行的举行为查理斯的类比提供了背景。我们这里仅以阿蒙霍特普三世的欧派特节日浮雕为例加以说明。

欧派特节于每年的第二个月或泛滥季第四个月的后半月，于底比斯的卡尔纳克神庙和卢克索神庙举行。<sup>②</sup> 两个神庙的庆祝活动大概持续 24 天。<sup>③</sup> 在节日第一天，阿蒙神和他的配偶穆特以及儿子孔苏，在国王、王后以及大群祭司和贵族的陪伴下，乘坐圣舟，从卡尔纳克神庙来到卢克索神庙，并在这里逗留数天。圣舟由其他船只和两岸的群众拖着前进。接下来的仪式在卢克索神庙中举行。根据卢克索神庙中阿蒙霍特普三世所建的庭院墙壁的系列浮雕，节庆在卡尔纳克神庙开始，阿蒙、穆特和孔苏获得食物和饮料等祭品。这三个神的圣舟以船只的形式出现，其雕像位于船只中央的船舱里。阿蒙的船舷上装饰着公羊头，穆特的船舷上装饰着两个女人头和一块秃鹫毛皮，而孔苏的船舷上有两个隼鹰头。祭司通过圣所（即船只）周围绑着的柱子抬着圣所前进。每只船的前后各有一只节日扇子和一对穿着豹子皮的仆人。国王跟在阿蒙的船只后面，鼓乐团在船只前面领路。到水边以后，阿蒙的圣舟被放在装饰奢华的巨大船只上。这艘船长六七十英尺，酷似神庙，具有中央圣所、方尖碑、斯芬克斯像、雕像和浮雕，其中描绘了国王在主持崇拜阿蒙的仪式。船舷上还有两只巨大的公羊。其余两只装载穆特和孔苏圣所的大船与阿蒙的大船类似，只是各自用象征自己的动物装饰船只。之后，士兵们在尼罗河两岸拖着巨大的船只前进，祭司向阿蒙朗诵赞美诗，黑人乐团和舞者相伴左右，在人群中做着各种滑稽的动作，其间还有一些祭司和女祭司弹奏乐器。进入主河道以后，大船只由一

① Richard H. Wilkinson, *The Complete Temples of Ancient Egypt*, p. 95.

② A. M. Blackman, "Oracles in Ancient Egypt,"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Vol. 11, 1925, p. 250, n. 3; D. B. Redford,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Ancient Egyp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Vol. 1, p. 330.

③ E. O. James, *Seasonal Feasts and Festivals*, London: Thames & Hudson, 1961, p. 48.

些小船只牵引着，两岸的人们从远处眺望大船胜利地驶向卢克索。在卢克索，雕像从船上被搬下来，由祭司扛着列队进入神庙，后面是鼓乐团，阿蒙的妻妾们边跳舞边敲打乐器。在卢克索神庙内部，国王向三位神奉献大量饮品和食物。接下来的时日里的仪式没有详细描绘，但一定有一些表演活动。节日结束时，神圣船队返回卡尔纳克，过程与来时基本相同，但或许热情没有来的时候那么高涨了，因为访问的目的已经达成，国王的荷鲁斯王位得到更新。<sup>①</sup>

最后，从考古学的角度讲，查理斯又对阿蒙霍特普二世的阿蒙圣舟堂的建筑地点和时间进行了推断。就当时的考古发现而言，阿蒙霍特普二世建筑的这个礼拜堂的具体位置无法确定，但根据它与“南方首领珍宝库”的关系来看，这个礼拜堂即使没有在它最初的位置被重新使用，也是在距离最初的位置不远的地方被重新使用。而且，某些石头重新使用的方式以及某些石头并没有移动位置都表明，阿蒙霍特普三世的新建筑取代了阿蒙霍特普二世的建筑物。这也说明，阿蒙霍特普三世在卡尔纳克北部第一个阶段的建筑工程并非是孟图神建筑神庙，而该神庙一定是在阿蒙霍特普三世统治的后期阶段才得以进行建造。关于阿蒙霍特普二世这座神庙的具体建筑时间，建筑物本身和浮雕都没有提到，尽管其可能建于阿蒙霍特普二世与他父亲图特摩斯三世（约公元前 1479 ~ 前 1425 年在位）共治时期（即公元前 1427 ~ 前 1425 年）。查理斯还指出，阿蒙霍特普二世建造这个用于存放阿蒙神圣舟的神庙，只是该国国王在卡尔纳克北部地区进行的大规模建筑规划的一部分。而阿蒙霍特普三世的建筑规划是按照从北方的宫殿到东北的国库和南方的阿蒙大神庙这样一个轴线进行的，对之前的建筑物也进行了广泛重构。这或许说明当时的底比斯城的规模在扩大，或者城市功能在转变，也可能是由于尼罗河的河道在变化。不过，这些问题都有待在对孟图神庙区地基的全面清理后才能查明。<sup>②</sup> 查理斯这里关于阿蒙霍特普二世所建礼拜堂的重构同样是根据对新王国时期卡尔纳克神庙和其他神庙建筑的地理方位以及建筑时间等进行广泛比较之后得出的，这自然不必赘言。

① A. M. Blackman, *Luxor and Its Temples*, London: A & C Black Ltd., 1923, pp. 70 - 77; Jaroslav Černý, *Ancient Egyptian Religion*,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52, p. 120.

② Charles C. Van Siclen III, "Amenhotep II's Bark Chapel for Amun at North Karnak," p. 359.

### 三 对仪式浮雕铭文的类比解读

如前所述，查理斯·冯塞克伦三世在1986年发表的文章里面，通过类比方法，对阿蒙霍特普二世所建阿蒙圣舟堂进行了重构，阐明了该建筑的结构和功能，并对其建筑地点和时间等问题进行了推断。然而，如果应用类比方法，我们还可以从查理斯复原的浮雕和铭文里面发掘出很多关于仪式的信息，进而剖析出建筑师试图用浮雕和铭文表达的信息。

正如查理斯在文章里面所言，这些场景描绘了很多仪式情节。然而，在笔者看来，这些仪式情节并非孤立的，而是一个有机整体，并至少包含了三个相对连续的仪式阶段。

首先，在查理斯复原的场景1和场景2里面，国王分别在女神瓦杰特和塞赫拜特面前与阿蒙—拉神拥抱。<sup>①</sup>第1场景里面并没有可以借以辨认瓦杰特女神的完整形象和相关文字，第2场景里面有女神塞赫拜特的名字。所以作者完全是根据新王国时期瓦杰特和塞赫拜特两个女神一般同时出现作为类比根据进行推测的。瓦杰特和塞赫拜特同时出现在国王的名字头衔里，称为“两夫人”<sup>②</sup>；两者也经常出现在浮雕里面，例如来自图坦卡蒙统治时期的一个物件上面就雕刻着两女神同时出现并保护图坦卡蒙的形象。<sup>③</sup>

更为重要的是，这两位女神都被称为国王的母亲，而阿蒙—拉被称为国王的父亲，从而使这两幅浮雕具有国王神圣诞生的含义。关于国王的神圣诞生，女王哈特舍普苏特在戴尔·巴哈里葬祭庙的浮雕和铭文中有很明确的记述。浮雕详细描述了阿蒙神与哈特舍普苏特的母亲雅赫摩斯结合、雅赫摩斯生下哈特舍普苏特、众神对哈特舍普苏特的塑造和祝福、阿蒙神对自己女儿的赐予等。下文这段铭文尤其表达了阿蒙神对哈特舍普苏特的恩赐：

① Charles C. Van Siclen III, "Amenhotep II's Bark Chapel for Amun at North Karnak," plates XLI-II, XLIV.

② Ronald J. Leprohon, *The Great Name: Ancient Egyptian Royal Titulary*, Atlanta: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2013, pp. 22-24.

③ Zahi Hawass, *Discovering Tutankhamun: From Howard Carter to DNA*, Cairo: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2013, pp. 94, 106.

我已经用卡尔纳克的统治者阿蒙的这些四肢塑造了你。我已经来到你这里，把你塑造的比所有神都好。我已经给你所有生命和满意、所有稳定、我的所有愉快的心；我已经给你所有健康、所有土地；我已经给你所有国家、所有人民；我已经给你所有祭品、所有食物；我已经使你出现在荷鲁斯的王座上，像拉一样永恒；我已经使你出现在所有活人的面前，而你作为上下埃及的国王、南方和北方的国王绽放光彩，按照那个爱你的父亲已经命令的方式。<sup>①</sup>

在查理斯复原的场景 1 和场景 2 里面没有国王的人类母亲，而替代者应该就是两位扮演国王母亲角色的女神。在查理斯重构的场景 1 里面有这样一些残破的文字：“*Nbt pt er nst jpt-jswt*”，意思是“天空女神在底比斯的座位上”。在查理斯重构的场景 2 里面有一句话：“*Eew nw rnpwt er nst...jmn taw nbw jw*”，意思是“几百万年，在……的座位上，阿蒙，所有土地，外国土地”。这两个场景里最有意义的就是这两句话，其含义似乎可以与哈特舍普苏特女王神圣诞生里面的那些语句相对照，并具有同样的意义。

接下来，在查理斯重构的场景 3 中，在门框两侧的浮雕描绘了国王在两位女神的保护下对面而站，伸出一只手，做礼让之势。这或许有将阿蒙神请进礼拜堂的意思；从左侧残存的文字看，也可能是表达阿蒙神把“所有清洁东西和所有土地以及王座”给予国王的含义。<sup>②</sup> 这或许仍是神圣诞生仪式的一部分。在场景 4 和场景 5 里，国王在女神的保护下，向父亲阿蒙神奉献祭品，以获得生命，从而进一步强调其出身的神圣性。在场景 6 里面，国王从一个女神（不知名字）那里获得生命和护身符，这进一步表明国王的神圣出身。<sup>③</sup>

在场景 7 和场景 8 里面，国王被战神孟图和太阳神阿图姆带到女神面前，而阿蒙神在女神威瑞特-赫卡乌（Weret-Hekaw，眼镜蛇头人身的女神，照料年轻国王的女神）的面前为国王加冕。在场景 9 里面，国王戴着下埃及王冠，手持代表王权的权杖和权标站立，有一段铭文写道：“*Wnn. f untj...*

① James Henry 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Vol. 2,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06, pp. 78 – 100.

② Charles C. Van Siclen III, “Amenhotep II’s Bark Chapel for Amun at North Karnak,” plate XLV.

③ Charles C. Van Siclen III, “Amenhotep II’s Bark Chapel for Amun at North Karnak,” plates XLVI, XLVII.

*kawt onuw nb (w)*，意思是“他（国王）去往……，所有活人的卡……”。这是在说国王加冕以后获得王权，然后到其他神那里去。场景 10 里面，孟图神和阿图姆神把国王带到一位女神面前，这位女神后面的文字明显是说“她给予国王以生命、稳定、统治领土、快乐、所有东西，像拉神一样永恒”。这表达的是加冕之后的国王获得了很多神的祝福和赏赐。场景 11 里面，国王站在了神阿蒙—拉—卡穆泰夫面前。卡穆泰夫是希腊人的称呼，实际上这是阿蒙—拉神的修饰语，本意是“阿蒙—拉神的母亲的卡”，表明是阿蒙—拉神本人令母亲怀孕后生下自己，从而强调了这位神祇的生殖力。也就是说，这里在进一步强调了国王与阿蒙—拉神的血缘关系。这个神后面的文字表达的显然也是对国王的各种赏赐，尽管铭文残缺不全。在场景 12 和 13 里面，托特神和塞莎特女神记录下众神的祝福和赐予，将统治年鉴和年份给予国王，这实际上是用文字记录和传播国王加冕的事实。场景 14 和场景 15 里面，国王与神拥抱，或许是在庆祝加冕仪式的结束。在场景 16 和场景 17 里面，国王的浮雕出现在门的内侧壁柱上，国王站在两侧，面向而立。这似乎表达的是，国王在加冕仪式结束以后，以儿子身份和国王身份守卫阿蒙圣舟。<sup>①</sup> 以上几个场景的内容便组成了加冕仪式的主要环节，即在仪式的过程中，两位神将国王带到另一位或两位神面前，神为国王加冕；之后，国王获得若干个神的祝福和赐予，尤其是生命、王权、土地等的赐予。这是古埃及新王国时期标准的仪式程序，在很多浮雕里面都有展现，甚至某些雕像描绘的也是加冕仪式的部分情节。<sup>②</sup>

从场景 1 至场景 13，浮雕和铭文都在房屋的外墙壁上；场景 14 和场景 15 虽然在内墙壁上，但却在内墙壁不太显眼的地方；场景 1 至场景 15 描述的是国王的神圣诞生和加冕仪式；场景 16 和场景 17 在门道内墙上铭刻出来，表达了作为神之子 and 国王保卫阿蒙神圣舟的合法地位。这些是国王获得神圣身份和王权的保证。也只有在获得了神之子 and 合法王权的前提下，国王才能够为阿蒙—拉神举行献祭仪式。因此，前 17 个场景的意义在于为

① Charles C. Van Siclen III, "Amenhotep II's Bark Chapel for Amun at North Karnak," plates XLVI-II - LIV.

② 郭子林：《“继承神秘剧”的展演：古埃及王权继承仪式探析》，《历史研究》2015 年第 2 期；Richard H. Wilkinson, *The Complete Gods and Goddesses of Ancient Egypt*,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2003, p. 197.

后面的献祭场景做铺垫。接下来的几个场景才是重点，也占据了礼拜堂最重要、最明显、面积最大的位置：内墙两侧。从场景 18—23，浮雕描绘的都是国外在向阿蒙—拉神和他所在的圣舟奉献各种动物、植物、食物、水、香等物品。实际上，场景 24 至场景 26 也描绘了国王在女神的保护下向阿蒙神献祭，而此时的阿蒙神则是坐在御座上的众神之王。这几个场景里面残存的祭品桌和其上的祭品，很清楚地说明了这点。作为回馈，阿蒙—拉神又将各种物品馈赠给国王。<sup>①</sup> 这一点由场景 19 里面阿蒙神后面保留较为完整的一句铭文表达出来（图 1），读作“*dj. n. j n. k onu nb was nb snb nb 3wt-jb etp nb jfaw ut nbt njm onu. tj < mj ro > jt*”，意思是“我给予你所有生命、所有统治领域、所有健康、所有幸福、所有祭品和食物、所有美好的东西，像拉一样永恒”。这样的表述方式在阿蒙霍特普三世的一个浮雕里面也清晰地表达出来（图 2）。图 2 里面阿蒙—拉神的正上方是神的名字，神名的左边是阿蒙—拉神所说的内容，读作：“*jd mdw dj. n (.j) n. k nswyt ro etpw nbw jfaw nbw snb nb mj ro jt*”，意思是“我给予你拉神的王权、所有祭品、所有食物、所有健康，像拉一样永恒”。这种表述与阿蒙霍特普二世阿蒙圣舟堂场景 19 里面的表述几乎一致。<sup>②</sup> 这种场景和表述显然是说国王向神奉献各种祭品之后，得到神阿蒙—拉的赏赐，而这恰恰是整个圣堂中所有浮雕的重点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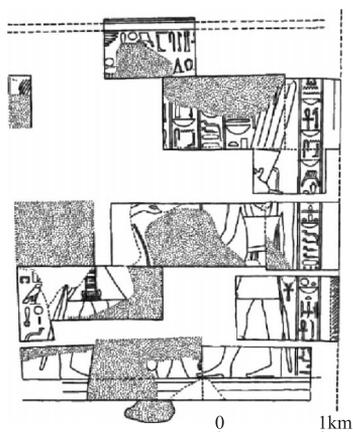
通过上述类比分析，我们发现阿蒙霍特普二世所建的这个用来崇拜阿蒙圣舟的礼拜堂的浮雕描绘了一个完整的仪式，其中将神诞生仪式、加冕仪式和献祭仪式完美地结合起来。尽管神庙浮雕把较大的篇幅留给献祭仪式，而这部分也确实是整个礼拜堂的重点，但整个仪式除了表达向阿蒙神献祭的含义，还有宣扬君权神授的意味。这说明该礼拜堂显然是为节日准备的，而古埃及人实际上很热衷参与节日活动，因为大量奉献给神的祭品会在仪式之后或仪式过程中分发给群众或祭司，至少祭司会获得很多祭品。<sup>③</sup> 实际上，能够进入礼拜堂内部的或许只有国王，而能够看到礼拜堂外

① Charles C. Van Siclen III, “Amenhotep II’s Bark Chapel for Amun at North Karnak,” plates LV - LXI.

② James P. Allen, *Middle Egyptia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anguage and Culture of Hieroglyphs*, p. 264.

③ Richard H. Wilkinson, *The Complete Temples of Ancient Egypt*, p. 9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埃及考古专题十三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第 196 页。

景的却远不止国王一人；即使不是所有参加节日的人，也还有大批祭司。如果从这个角度讲，恐怕在外墙上描绘出来的这些浮雕就具有了更为重要的意义。这样看来，说这个礼拜堂的浮雕将神诞生和加冕仪式与献祭仪式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恐怕也不为过。



Scene 19: The king offers incense and cool water to Amun.

图1 阿蒙霍特普二世向阿蒙—拉神献祭并得到赏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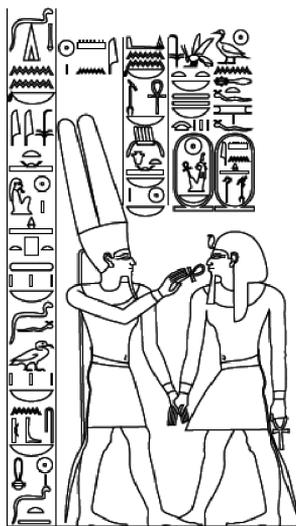


图2 阿蒙霍特普三世获得神的赐予

## 结 论

总体上来看，新王国时期是一个神庙建筑非常兴盛的时代，卡尔纳克阿蒙大神庙和卢克索神庙以及底比斯尼罗河西岸大量神庙都是雄伟高大而神秘莫测的。然而，历经几千年的变迁之后，很多神庙已经变成了残垣断壁，甚至有些神庙已经永远地消失了。不过，这些残垣断壁为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提供了重构历史的线索。学者们在重构古埃及神庙的昔日光辉和相关历史之时，采用的方法中最为有效的便是类比法。阿蒙霍特普二世在底比斯北部建立的阿蒙圣舟堂是新王国时期的神庙建筑之一，但其整体或一部分材料被后代国王重新使用，以至于很多石块下落不明。这种对前辈神庙石料和浮雕铭文的再次使用或篡夺使用是新王国时期的常见现象。这种石料和浮雕铭文的篡用现象为阿蒙霍特普二世所建的阿蒙圣舟堂遗迹的

研究提供了历史背景依据。考古学家通过将在孟图神庙区的地基里面找到的若干石块上的内容,与周围其他神庙建筑结构、浮雕场面和铭文格式的比较,重构了这个礼拜堂的建筑样式和墙壁浮雕场景。通过这些残破的场景,并结合与同时期或相邻时期相关神庙建筑以及浮雕的类比,我们可以重构出阿蒙圣舟堂浮雕描绘的仪式场景及其蕴含的意义。本文认为这个圣舟堂的系列浮雕是一个连续而完整的仪式体系,是一个将神诞生和加冕仪式与献祭仪式同等对待的仪式体系,系列浮雕最终的目的是宣传君权神授。

从本文的阐述来看,类比法在整个阿蒙霍特普二世阿蒙圣舟堂的重构和仪式浮雕的解读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恰恰是对新王国时期残缺的浮雕铭文进行重构和研读的重要方法之一。当然,这种方法不仅可以用于重构浮雕铭文,还可以用于重构神庙建筑的样式和功用,更可以用于推断古埃及石料和浮雕铭文的变迁。然而,在使用类比法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用于类比的材料在时代上要有同时代性或存在直接的延续性,例如哈特舍普苏特女王的神圣诞生仪式与阿蒙霍特普二世圣舟堂的“神诞生仪式”之间就存在实践上的直接延续性,也属于同一性质的类比项。这也正是本文使用“类比”而非“比较”的原因。另一方面也要注意类比法本身的一个不足之处,即参照物上的浮雕铭文不一定是所研究之浮雕和铭文的对应者,其很可能存留有时代变迁的印记或使用者故意选择留下的特征。不同的时代,甚至前后两代国王,在浮雕样式的选择和铭文写法上,都会有些许出入。例如,图 1 和图 2 当中的“食物 (*ḫaw*)”一词的写法就明显不同<sup>①</sup>,这或许体现了该词汇的写法从阿蒙霍特普二世到阿蒙霍特普三世的变化,也可能是国王对不同文字书写方式的偏爱。阿蒙霍特普二世的阿蒙圣舟堂浮雕铭文的仪式场景里面还有大量空白,也因为类比方法的使用而在某些细节上存在不确定性,这就使我们的重构和解读存在一定风险。目前看来,这个风险的解除必然需要继续发掘阿蒙霍特普二世的阿蒙圣舟堂使用的其他建筑石块,而这要等到考古学家对孟图神庙区地基进行全面清理之后了。

[责任编辑:刘金虎]

① Rainer Hannig, *Die Sprache der Pharaonen Großes Handwörterbuch Ägyptisch-Deutsch (2800 - 950 v. Chr.)*, Mainz, 1995, p. 1006.